

起點

釋悟因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董事長暨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

【摘要】本文以「起點」為題，分為四部分敘述：起點一：受高等教育、起點二：東山寺出家、起點三：戒場弘法、起點四：住持道場；最後，以天乙和尚尼百歲誕辰對我們的意義、女眾宗教師扮演的角色、不斷自我栽培才能令佛法興盛為結語。

關鍵詞：傳戒；比丘尼；僧服；教育；日本佛教；臺灣佛教

我來講不一樣的，大家會更感興趣。這種興趣來自什麼地方呢？我用兩個字，也就是今天的講題——「起點」。

起點一：受高等教育

天乙法師生於公元 1924 年，那時的臺灣還是屬於日本人統治，教育機會已經開始普及，但女子在當時社會有多少受教育的機會？天乙法師是一個生於臺灣、長於臺灣、奉獻於臺灣的女性，她的家庭比一般家庭更重視教育，她從屏東高等女學校畢業後，又到日本東京就讀昭和女子大學文科。我親近她時，曾問：「師父，你在日本讀書怎麼樣？」她說：「日本人看不起我們，我們是次等公民。我到日本求學，我大哥讀醫科，還有二哥讀……。」從這

個回答可以看出，她出身於一個很重視教育的家庭，她沒有忘記所受的教育，她是很珍惜這些的。所以，這是我認為的第一個起點。

我們每個人都在接受考驗與挫折，我們都在過程中，不可能不在外在環境的考驗中。1945 年，臺灣光復，結束日本的統治。光復前的臺灣，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戰火不斷在臺灣轟炸，當時很多人到海南島等地當兵，社會上出現很多遺腹子，有些婦女進入寺院幫忙；我知道有很多法師從小被媽媽帶著在佛寺長大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天乙法師兄妹 3 人卻這麼有福報可以出國去求學。

我們一方面稱頌天乙法師，一方面還看到很多的法師沒有這樣好的因緣，但是



他們也有很多的好因緣進入臺灣的佛寺。據我所知，很多法師和天乙法師等，在出家前後接受這樣的一個叫做戰火凌虐、被殖民洗禮的臺灣社會，但是沒有人能夠像她有這樣的福報。我講這些，就叫起點。

起點二：東山寺出家

高僧，高在哪裡？是她對時代的貢獻。第二個起點要說的是，天乙法師在東山寺出家。1947 年臺灣光復二年後，她與二位兄長從日本求學回到臺灣；1948 年，到屏東東山寺剃度出家，禮拜圓融法師為師。出家後沒有多久，就當家領執事，擔任監院十年。一般以為做執事會耽誤自己的修行；其實領執事是對一個機構的了解與運作，是真正的深入其中，是有法格、有文化、有生活的，也有大家對個人生命和群體生命的看法。佛教能夠在社會人群生存，其實應從僧院、寺院、法格來看待！

天乙法師先後親近慈航法師、白聖長老等當時很多長老大德；更重要的是，她去受戒。和誰一起去受戒呢？是和她的師父，還有她的徒弟，三代同堂受戒。她還沒有受戒時，就已經為人剃度做師父了。而在那時奠下臺灣漢傳佛教整個基礎的，是隨著國民政府來臺的這些長老大德，他們沒有忘記臺灣的佛教應該要建設起來，為漢傳佛教。這裡特別要說的是，天乙法師受具足戒，很莊嚴——是大學畢業、留

學回來、人才突出，因此被選為沙彌尼首。沙彌尼首當然就是比丘尼首。

天乙法師於 1953 年受戒，1954 年馬上進入戒場擔任戒師。在我們研究戒律中，沒有人是如此的。當然，她不是自己推舉的，但眾人中說明她的天才與突出，也說明了她善根深厚。

起點三：戒場弘法

第一位宣講《四分律比丘尼戒》的比丘尼

第一位得戒和尚尼

第一位開堂和尚尼

當引贊師及大引贊

當時大陸來臺的長老大德，希望在臺灣建立漢傳佛教出家人的倫理樣式，沒有忘記傳戒。可是當時的臺灣社會，女眾報名人數比男眾多，而且更年輕，資質也很高。這些女眾到了戒場以後，男僧要怎麼指導呢？自然而然，天乙法師第二年就被請入戒場擔任戒師——引贊法師。女眾讓女眾自己教，不僅是生理的、心理的，還有一個叫佛教所期待的倫理樣式。我們必須要清楚到這種程序，不是平等就全部平等。例如昭慧法師為什麼要站上來撕掉女眾八敬法，這是當時佛陀制戒；而這八條中，有好幾條在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條裡面。可見佛陀當年制戒的時候，印度社會男女的差距有多大；而這個差距之大，常常要男僧為佛教整體思惟，要管理女眾。



臺灣叫做漢傳佛教，不是日本式的佛教。當要建立這樣的體制的時候，當年這些長老回到一個起點是什麼？臺灣第一次漢傳佛教傳授三壇大戒，都是一時之選的長老大德，如智光老和尚講戒、星雲法師等，所有從大陸來臺灣的長老大德都擔任戒師。問題是女眾怎麼教？這個在戒律，我們自己很清楚，十三重難、十六輕遮，還有女眾特殊的分際，由誰建立體制，有輔導的、有教導的；而且女眾有女眾優秀的點，不可隨便抹煞。所以，不要誤以為平等就是抹煞叫平等。

前面依空法師有提到天乙法師爭取僧服統一的事，發生這件事情時，我已經出家了，大概說一下我所知道的情況。漢傳佛教的世界聯合大會在臺北中山堂召開，大家都到了，結果從上往下看，開始覺得漢傳的服裝怎麼這麼豐富，顏色、形狀都不一樣，大家都深有所感。於是，大家開始討論可不可以讓僧服統一顏色。那時在臺灣的大德說：「很好，可以的。」但香港或海外的大德說：「如果我們男眾比丘要與女眾穿同樣的僧服，我們要退出，你們自己去辦。」天乙法師等人回到圓通學苑哭成一團，漢傳佛教可以切去那一部的眾嗎？！結果說：「好，不一樣就不一樣。」現在不就都穿一樣了嗎？我們這是漢傳的服裝，哪個地方不一樣？漢傳的服裝到後來就相同了，但是比丘的服裝確確實實佛

陀制定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。這不是好不好的問題，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與歷史的洪流裡長大的。我個人覺得，就是男眾本身教導男眾就可以，但問題是女眾仍是佛子可以不管嗎？這些女眾還是蠻優秀的，受了戒以後的那種虔誠、慕道和感覺到此時的我們已經不只叫「菜姑」了，我們還有發展的空間，我們還要增上進修、還要受戒……。受戒是進修的某一階，這叫好學，這是叫做供需平衡的問題。事實上，天乙法師就站出來，那些長老尼們就請她出來，說：「請你教我們，僧事僧決，自己教。」

戒律沒說受戒的出家眾第二年就成為戒師。我讀天乙法師的傳記時，說：「嗯！也只有她能夠做這樣的角色。」一是她的智慧才具，二是她的慈悲，還有一個是罵人很兇。她不管別人的面子，罵人很大聲，不用麥克風，也是趁機讓大家通通聽到。

國民政府來到臺灣，事實上也帶動了臺灣的漢傳佛教更加的完整性；而這種完整的推廣普及，有待語言的相互溝通、互動，傳遞功能。天乙法師開始說國語，因為她本來是講臺語和日語的。其實不是她學國語，不如說是語言的差異性。當時現場口譯的法師不僅有天乙法師，還有淨心法師、佛光山的慈惠法師等等，至於說星雲法師至今臺語仍不太靈光，佛法的推廣使高僧大德的影響力加速加深。這是語言



差異的突破起點。重視語言，使老和尚的思想，透過語言引導，讓大眾聽得懂。

天乙法師她在做什麼？第一，她馬上進入戒場擔任引贊法師。可是在引贊法師的背後，我真正感受到是供需平衡的問題。大家受完戒以後，把大家對佛法的好樂、喜悅、好學全部引發出來。我自己覺得，我那時受完戒以後，要趕快學戒法，不然就像是醫生不懂藥單一樣，把人醫死了怎麼辦。每個人內心還是好學的，不分男眾、女眾，佛法帶給大家的希望，尤其是願意把頭髮剃下來受戒，而且跪在石鋪地板上。我看修慈法師寫紀念天乙法師的文中，事實上，我想說那時候臺灣的環境根本就是很不好，而我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。可是受完戒以後，真的是感動，而且這個就是我追求信仰的宗教。我的觀音菩薩這樣說的，不；我的釋迦牟尼佛親自告訴我，不；怎麼可以聽不懂，有人已經告訴我，怎麼能不崇敬為我說法的人呢？這是很可貴的。佛法在當時，大家真的披靡的。到今天，剛剛說今年（2023）潮音寺傳戒擠進七百多個人，擠不下了，大家還在擠，佛教待人弘傳呀！要告訴大家有方向的話，真的是感動。而且「我願意」，這是很可貴的。

引贊法師的設立，是因為天乙法師。為什麼？因為女眾很多且都很優秀。不是因為語言不通，就自己教；而是女眾有女

眾教導的方法。這說明了佛教要引進菁英分子進入佛門，讓菁英在佛門看到天空在哪裡、發展可以在哪裡。那個曙光，菁英就會走進來，改變了「質」；當然「量」是需要的，但是量的背後需要質，才能夠提升。我相信這是天乙法師一直在做的事。

就從那個起點開始，第一個，天乙法師受這麼高的教育做什麼？只是要人家供養嗎？就從臺灣第一次傳戒的地方，可以看出很多老菜姑、老住持一時間落髮特多。這說明他們發現有東西可以學。這些是我個人的觀點。我真正覺得我們舉辦這個活動來紀念天乙法師，不如說她有她的獨特性，她的家庭背景也提供了她的條件。更多的是她的起點在哪裡？就是那一次受戒。

第二個，是天乙法師受戒以後，第二年，引贊法師不只做如保母似的工作，而是她一直很嚴格要求自己，不斷練習口譯。口譯尤其在大陸撤退後，百業待興，當時的臺灣很重要——資源與人才的養成。這叫起點。

尤其在她的晚年，天乙法師還做教與學的示範，她更加的精進。因為每一次傳戒，那些戒師們都會說一句話，「很遺憾，沒有二部僧中受」。因為早期的傳統就是單部比丘僧部中受，男眾、女眾全部都在一起受戒。大家都在說遺憾，天乙法師就說，「如果是遺憾，我來幫它完成」。結



果變成所有的壓力在她身上。為什麼？其實不在得戒和尚尼，也不在引贊，也不是在她講戒，這些她前面都做過了。她要做的是什麼？叫開堂和尚尼。這些女眾本身的教導，她自己來，但她那時候的身體已經不允許她做這些事了。該怎麼教？怎麼辦？女眾有女眾該有的教導，不是只有講課而已。講課與實際的教導、示範，她最後在 1976 年龍湖庵傳戒的時候，幾乎是三個重要職務都在她一個人身上。從那以後，她發現帶出更多的女眾或者新的戒師，但是她有一個狀況，是她的身體也受不了；第二個狀況，是佛教界給她的壓力，就是說她要將佛教一把抓。那時候她之所以會有那麼大的各種壓力，最主要是因為傳統。傳統是不可以隨便改變的。第一個是在傳戒的第二年制度就已改變了，後面開始各種的情況一直隨著需要在改變中。所以，傳統可不可以改變？我們還是要回到戒律，要受教育、要知道當下的狀況是什麼，佛法不是隨便亂傳的。漢傳佛教在臺灣建立漢傳系統的傳戒與推動，天乙法師有其角色，功不可沒。如果有人說可能她的公關或者是推廣不夠，但她已盡心盡力做了，這有待歷史去反省與檢視。

起點四：住持道場

天乙法師一生住持四個道場：嘉義半天岩紫雲寺、高雄興隆淨寺、彰化白雲寺、

臺北圓通學苑，皆為純女眾道場，而且都不是由她開山。她的口訣是「新寺不設，舊寺不滅」、「不患無廟，只患沒有人才」，接掌上列四個舊寺努力綿延香火。她最常說的話是「寧為佛家奴」。這是她的堅持！

四個道場管理延續東山寺兩大傳統：「實施請執制度」和「經常講經說法」。安眾、建立領執制度，藉領執安頓人眾。她管理人事的主要理念來自戒律，強調女眾要群居安住——僧事僧決。

結語

從天乙法師一生，可以看出她對僧格養成的重視、對比丘尼住持佛寺道場的殷切，還有她是一位好學的修行者。佛法的傳承在僧伽，女眾宗教師扮演重要的角色，我們要不斷自我栽培，讓佛法永住、興盛。佛教要應付時代的遷流與考驗，生命本身的無常，我們反而要把這些整理下來，我有幸親炙的上人、大德為我們鋪了多少路，這是我們應該要積極追隨的。以此為上人百歲誕辰做紀念！

【編者按】本文為 2023 年 10 月 22 日「天乙和尚尼百歲誕辰紀念暨佛教人物研究發展研討會」天乙和尚尼百歲誕辰紀念論壇發表之錄音謄稿，經編輯組彙整，講者審閱後刊載。

